

荒野灵音

名人在北大荒

赵国春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赵国春 / 著

荒野灵音

名人在北大荒



责任编辑：王智忠 梁春芳

封面设计：杨 群

荒野灵音

Huangye Lingyin

赵国春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印张14 字数350千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 000

ISBN 7-5317-1270-9/I·1206

定价：19.80元

目 录

- | | |
|----|---------------|
| 1 | 吴祖光与《北大荒人》 |
| 6 | “纵火犯”聂绀弩 |
| 11 | “打杂”的美编丁聪 |
| 16 | 林场副场长艾青 |
| 19 | 丁玲在北大荒的十二年 |
| 27 | 不忘大荒情的笑星姜昆 |
| 32 | “棋圣”聂卫平 |
| 36 | 超级富豪李晓华 |
| 43 | 江南才女张抗抗 |
| 48 | 富有责任感的作家梁晓声 |
| 52 | 韩乃寅与《远离太阳的地方》 |
| 55 | 张思德的战友张文忠 |
| 58 | 白求恩抢救过的伤员李桂莲 |
| 61 | 护送丁玲到延安的黄振荣 |
| 65 | 朱德高度赞扬的功臣余友清 |
| 69 | 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手梁军 |
| 73 | 中国第一个女收割机手刘瑛 |
| 78 | “世界优秀农民”胡国华 |

- 82 “环跑中国第一人”童举
- 85 跟随周总理参加“重庆谈判”的将军童陆生
- 88 佳木斯市第一任市委书记高大钧
- 92 敢于攀登世界暴雨预报高峰的蔡尔诚
- 102 从荒原踏出《第一道脚印》的版画家晁楣
- 109 徐先国与《永不放下枪》
- 120 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的举旗人杨华
- 128 参加过“板门店谈判”的记者吕向全
- 135 发明《分格写作教学法》的特等功臣常青
- 141 从“马架子”走出的作家郑加真
- 148 “中国十佳工人”之一孙俊福
- 153 用刀笔耕耘的版画家郝伯义
- 158 “孤胆机智英雄”李国富
- 162 “铁人”徐永海
- 169 国民党早期驾机起义人员顾青
- 175 茅盾称赞过的作家丁继松
- 179 从小兴安岭走出的知青版画家周胜华
- 183 人民的好记者郝志宏
- 188 从“新华”到新华的著名摄影记者周确
- 194 北大荒的“焦裕禄”王正林
- 198 全国星火计划带头人标兵隋凤富
- 204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
- 210 影视剧“三栖”新星濮存昕

- 215 “京城四少”之一的经济学家刘伟
- 219 走出“白桦林”的青年作曲家王黎光
- 221 中国百名优秀青年科技创业奖获得者卢林纲
- 230 潜心研究知青史的“怪才”杜鸿林
- 235 著名笑星赵炎的北大荒情结
- 239 热血洒在黑土地上的英雄赵光
- 243 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赵尚志
- 247 美国友人威廉·韩丁
- 252 李特特在友谊农场
- 257 王凤麟与《野狼出没的山谷》
- 263 黑土地上的音乐家顾震夷
- 268 走向世界的“灰姑娘”李忠梅
- 272 第九届国际马拉松赛冠军黎叶梅
- 276 十五届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李琰
- 283 忘不了孙铁匠的肖复兴
- 288 李范五“牛棚”七百日
- 293 深情眷恋黑土地的陆星儿
- 297 尹瘦石在北大荒度三载
- 300 把北大荒当做大学的作家门瑞瑜
- 302 里根总统称赞的学术巨子何琦
- 305 东瀛大荒人森繁
- 310 从黑龙江畔归来的知青作家蒋巍
- 314 诗人庞壮国在龙门农场

- 318 知青中的老典型**高崇辉**
- 321 剧作家**范国栋**与《北大荒人》
- 325 从荒原起步的著名剧作家**李龙云**
- 329 “柯尔克孜之鹰”**吴占柱**
- 334 为民族英雄立传的作家**王忠瑜**
- 339 “美术界的获奖专业户”**冯远**
- 344 北国圆梦的剧作家**王正**
- 349 “南方飞来的大雁”**平青**
- 353 雷锋的战友**陈来福**
- 357 国家级评酒员**韩印**
- 361 “北疆杏王”**白琳**
- 366 来自中南海的女文工队员**蒋自重**
- 371 “双栖双馨”的**孙战科**
- 376 “雁岛女儿”**陈越玖**
- 381 “一把刀”**王久章**
- 386 戴笠的“得意门生”**钱宇年**
- 391 与北大荒结缘的女作家**白薇**
- 394 集邮家**董延湖**
- 398 东北第一家航空民营企业老板**杨金贵**
- 401 笑星**师胜杰**回访二九〇农场
- 404 朱德的孙女**朱玉珍**在雁窝岛
- 408 “三栖明星”**崔可法**
- 410 董必武的警卫员**刘存亮**

-
- 413 “五·二八”沉船事件中惟一幸存者杨肇颖
- 418 “耙茬耕作法”的探索者谢民泽
- 423 “水稻之父”徐一戎
- 428 “提琴医生”刘耀庭
- 431 《兵团战士胸有朝阳》的曲作者王德全
- 434 “三江白猪”的培育者张国范
- 439 主要参考书目
- 440 后 记

吴祖光与《北大荒人》



1961年吴祖光在北大荒的田间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1958年3月告别了妻子新凤霞和孩子，随同国务院直属各部、委、局的六百多名“老右”，乘“专列”沿着十万转业官兵的去向，即将踏上去往北大荒的路程。车站上挤满了即将启程而不知去向何处的远行人和依依惜别的送行家属，可能是有人想冲破一下这种痛苦又沉闷的空气，大声喊道：“吴祖光，讲个笑话吧。”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吴祖光强忍住内心的悲愤和伤痛，讲了一个大约是来自西方的

笑话，他神态潇洒，心头却在滴血……他希望自己也患健忘症，忘掉眼下这场厄运，可万万没有想到，到了农场又挨批斗。

祸从口出。挨斗就因为那个笑话，说火车刚要启动，从站台口跑过来三个人。一个乐于助人的警察站在火车门口，帮助第一个

和第二个上了车,第三个是胖子,跑不动,赶到门口车已经开了。警察说:“对不起,你晚了一步,我没帮上忙……”那人喘了半天才说:“我真对不起这两位朋友,今天是我赶火车,他们是为我送行的。”批斗者说这个笑话是影射该走的没走,不该走的走了;说吴祖光放不过任何一次机会,再一次恶毒反党。至今,每当人们提起这个笑话,吴祖光还说:“我真佩服这样解释笑话的人。”

吴祖光分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六队参加劳动。后来,农垦局成立了文工团,要写一个反映十万转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大型话剧。剧本初稿由业余作者写出来后,因为不懂戏路子,就从“右派队”借来两位名人,其中就有吴祖光。

平时少言寡语的吴祖光,早年从事戏剧事业并卓有成就。曾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讲师,中央青年剧社、中华剧艺社编导、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北京京剧团编剧、文化部艺术局专业作家等。当他看完了《北大荒人》(当时剧名叫《雁窝岛》)初稿后,曾提出了几条很不错的意见。比如在第一部中党委书记高建民与战友之父黄志清和战友之女燕子相认一场是很感人的,吴祖光看了后称之有戏,建议大做文章,可把燕子改为高的亲生女儿,抗日战争中失散,相见不相识,使之成为人物关系的一条主线贯串全剧,不要一下子就认出来,要放到最后,戏到高潮时再相认,相认本身又是高潮。这本来是提高戏剧艺术的一个好主意,是行家里手的有识之见。可是这建议在集体讨论中被否定了。有人说“搞不好会有‘人性论’、‘人情味’的危险”。

当时作为剧本的执笔者范国栋看到吴祖光那天挂在嘴角的一丝苦笑,心里只有遗憾。虽然他脑中也有“怕”字,但修改剧本时,他还是采纳了吴祖光的一些意见。如第一幕中燕子在过灯节时点蜡的细节对当场几个人物性格的刻画和舞台气氛的渲染都是很生动的。吴祖光当时曾笑着说:“这可是有点人情味儿啊。”范国栋挤了挤眼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人情味。”说罢二人都笑起来。

剧本几经修改,《北大荒人》在首都正式公演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演出结束后,他走上舞台祝贺演出成功并与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北大荒人》在京公演时间约一个月就结束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赶排了这个戏,接着演了一个月。《剧本》月刊在七月号上发表了这个剧本后,上海艺术剧院、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四川人民艺术剧院、甘肃省话剧团、哈尔滨话剧院先后上演了这个戏。北京电影制片厂还将它拍成电影,向全国发行,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北大荒的故事片。

吴祖光在北大荒的这三年,新风霞每天除了演戏和干些杂务,剩下来的时间,就给吴祖光写信。每月给吴祖光寄一个包裹,那里面有她一针一线缝织的衣物。她的文化水平不高,在信中没有缠绵的词句和高深的哲理,但是充满真情。她把一切困难、屈辱和思念的痛苦,和着泪水吞咽在自己的肚子里,她总这样写:“我很好,老人和孩子也都好,你放心!”吴祖光是最爱孩子的,在信里,新风霞有时把孩子的一双双小手贴在纸上画下来,寄给远隔千里的爸爸,让他感触到孩子们给他的温暖。吴祖光在给新风霞来信时,向她描绘北大荒风雪的诗意,也向她叙述自己学干农活的趣闻。他也和她一样,把被惩罚的苦处隐藏在内心的深处,他不愿给她在精神上添加任何负担。他也总是这样写:“我很好,劳动已经习惯了,身子骨也壮实,不要再寄衣物了,你寄来的东西我用不完。不要为我操心,有时间努力学文化,锻炼着写些东西……”

三年的北大荒特殊生活,为吴老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北大荒,他与同去北大荒的伙伴好友王正共同创作过大型话剧《卫星城》、《光明曲》,还为牡丹江农垦文工团写了京剧剧本《夜闯完达山》,儿童歌剧《除四害》。

1994年8月,吴祖光和当年同去过北大荒的老友画家丁聪来到了当年劳动过的“右派队”——现八五二农场二分场六队,终于见到了阔别了34年的当年“右派队”的队长李富春。这个当年从

杭州转业来的上尉参谋长见了吴祖光分外亲热。吴祖光双手紧紧握住李富春的手说：“你还认识我这个战士吗？”“认识！认识啊！”李富春激动地说，“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当年我和你们一样，都是来建设北大荒的，没啥区别，王震部长开会时还称你们同志呢。”

其实，本来就应该称他们为同志，他们更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年近八旬的吴祖光，曾任《重庆新民晚报》副刊编辑，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永华影业公司编导，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等。1960年返回北京，主要著作有话剧《凤凰城》、《风雪夜归人》、《林冲夜奔》、《闯江湖》，散文集《后台朋友》、《海棠集》，京剧本《武则天》、《三关宴》、《三打陶三春》等，并编导过《红旗歌》、《花为媒》、《洛神》等十余部电影。

李富春一边走一边指点：当年“右派队”的帐篷、马架在那里，食堂在那里；有一回帐篷塌了，把“老右”们压在里面，幸好没伤人；王震来时，“老右”们集合的地方在那里，当时王震建议改名“向左村”，大伙激动万分，陈明（丁玲的丈夫）还带头喊口号，事后又小心翼翼地找他，问像他这样“老右的身份，该不该喊口号”？

当年“右派队”的遗迹已荡然无存，流逝的时光却没有磨掉吴祖光当年的一些印象。他说：“以前我们在北京也没有想到过地球是圆的，那年一到这里，看到无边无际的雪，才看到了地球的模样。有一回，从天际出现两个小黑点，渐渐地朝我这个方向移动，原来是两匹乘骑，踏雪而来。走近一看，两个穿军大衣的人下了马，事后才知道其中一位是王震，他是专程来右派队看望我们的。”

“三十六年如一梦，几生修得到云山”，吴祖光和丁聪来到云山农场后，为农场写下了这样的条幅。

岁月流长，人生苦短。这三十六年的巨变，变的是山河，不变的是秉性，是他们对北大荒的那一份特殊的情，真诚的爱。

1998年春天，《大荒涅槃》摄制组的人员到北京采访吴祖光，说起北大荒时，他深情地说：“如果当年要不是那么一种原因到北

大荒的话,我会很喜欢那个地方的。现在想起来,我这一生如果没去过北大荒的话,那一定会很遗憾的。”

“纵火犯”聂绀弩

当代著名文学家、杰出的杂文家、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古典文学部主任聂绀弩，1957年7月30日被文化部当成“右派”揪出来后，坐火车从北京到达虎林，分配到八五〇农场四分场二队。正是“八一”建军节前夕，这位已过了“知天命”之年的老人就磨刀霍霍，随大队人马下地割麦子了。在那儿有人掏出了一窝狼崽子，所以起名“狼窝队”。

后来，生产队看他人老体弱，没让他下地干重活，安排他经管宿舍，为大伙烧一烧炕。当时气温零下三四十度，曾是高级干部又步履维艰的这位老眼昏花的书呆子，惟恐在田野劳动的伙伴们回来辛苦，夜间受冻睡不好，就不断添柴，结果炕头发烫，使得被褥起火，竟把宿舍烧掉，被判刑后关进了虎林监狱。

聂绀弩虽然是个文人，但却是军人出身。他1903年1月28日生于湖北京山县；18岁时参加北伐东路讨伐军；之后，到马来西亚任教，又到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任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与徐向前同学；林彪当连长时，他在同一连里任政治指导员；毕业后参加“东征军”，并被留在海陆丰县，协助彭湃同志主办“海陆丰县农民讲习所”；“东征”胜利后，又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聂绀弩利用副刊《雨花》，组织了“文艺青年反日会”，并在报上发表抗日文章和散发反日传单，被反动当局通缉，逃往上海后，逃往日本东京；1932年

加入“左联”，和胡风等组织“新兴文化研究会”，出版反日刊物《文化斗争》，因此被押送回上海。后来，他在上海《中华日报》创办著名的文学副刊《动向》，为左翼作家从事文化斗争提供了重要阵地。由于他经常发表切中时弊的文章，因而联系了鲁迅、茅盾、丁玲等“左联”名作家，同时在战斗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6年和丁玲奔向延安。1938年与艾青、田间去山西临汾，准备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但随即被周恩来同志派遣到皖南新四军任文化委员会委员，负责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他的文章，嘻笑怒骂，挥洒自如，大有鲁迅风骨。

1949年，聂绀弩回到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和开国大典，不久，又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并任文教区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来到北大荒。

刚进虎林监狱时，狱方为了照顾他身体，不让他参加重体力劳动，叫他给犯人烧炕。他听了婉言谢绝，说：“不能再干了，我正是因为烧炕烧了房子进了班房。如果再让我烧炕，烧着了房子，又要进班房，可那时班房也烧了，连牢也没得坐了。”

当时蹲在班房里的聂绀弩心里直发毛，他托人给北京的老伴周颖捎了封信。周颖虽然也是个“右派”，但当时还挂着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她接到信后匆忙来到北大荒，营救狱中的老聂。农垦局党组织的领导同志既照顾全国政协委员的面子，又颇有需要承担点“包庇右派兼纵火犯”的风险的勇气，相信革命几十年的聂绀弩虽然在政治上定为右派，还不至于去放火。不久，聂绀弩被放出来，并调到了《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

聂绀弩干瘦，高个，好抽烟，沉默寡言，性子倔犟而又诙谐。整天坐在案前，抽烟喝茶，伏案看稿。

有一次，大伙谈到他因为烧炕起火进了班房的事。七嘴八舌，说他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日本鬼子的牢，又坐过共产党的牢，

不觉感慨万千。聂老听了幽默地说：“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大伙不解地问：“为啥？”他笑吟吟地讲：“我刚进虎林监狱那阵，正赶上新年、春节一起过，每人发一百个冻饺子，作为两个节日的伙食改善。我年老体衰，饭量很小，这一百个饺子使我连续改善了好几天伙食，所以嘛，还是共产党的监狱好嘛。”

聂绀弩被打成“右派”后，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的位置上下放到北大荒，他虽然落魄了，但他精神未垮，在编辑部仍然一丝不苟地工作。当年一起同他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过的老作家丁继松在回忆中写道：

“一次，一位农场青年作者送来一篇小说稿。聂老看完后问这位作者：‘济南有个趵突泉么？’作者一时愣住了，未答上来。原来这篇小说中提到了济南城内著名的趵突泉，但却将‘趵’误写成‘豹’。聂老当即严肃地指出：‘拿不准的词、字，应该查一查，要养成写作上的严谨作风’。这位作者深受感动，40年后仍记住此事。”

聂绀弩在北大荒的年代，正是我国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生活是很艰苦的。这位五十多岁的著名作家，和大家一样吃九元钱一个月伙食的大食堂，“三月不知肉滋味”是经常的事。

有一次，正是北大荒的深秋季节，满山红叶，秋江鱼肥，《北大荒画报》社的同志从乌苏里江搞到几条大马哈鱼。当晚画家用用脸盆炖了一大盆鱼，并把《北大荒文艺》编辑部的编辑们请去参加鱼宴。那时能吃到名贵的大马哈鱼不啻是上了国宴。聂绀弩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这次鱼宴中还有一位大画家在座，他就是尹瘦石。酒过三巡后，聂老诗兴大发，即席赋诗一首：

口中淡出鸟来无，寒夜壶浆马哈鱼。
旨酒能尝斯醉矣，佳鱼信美况饶乎。
早知画报人慷慨，加以荒原境特殊。

君且重干一杯酒，我将全扫此盘余。

聂老当时已 57 岁，眼力不济，在十几双筷子的袭击下，装鱼的脸盆已渐渐露底，因而诗中有“我将全扫此盆余”之句。此诗后来收入《散宜生诗集》。

聂绀弩在《北大荒文艺》编辑部工作时，编辑部人才济济，编稿的有杨昉、林予、钟涛、王忠瑜、肖英俊等，美术插图有王观泉，画版样及漫画的是丁聪，题字有黄苗子。聂绀弩以“带罪之身”，在《北大荒文艺》杂志社工作，和过去与鲁迅等一起办《动向》、《海燕》以及后来担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时不同，只有参谋、建议权，无发稿权。有一次，在来稿中他突然发现张惟（后来中国作协会员、福建省龙岩文化局长）写的小说《第一书记》颇有新意，文笔优美，便建议刊登。谁知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围攻、批判。张惟受批判时，聂老愤然不平，不仅不发言，反而写诗赞道：

《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
开怀百回批掉了，发言一句可听否？
英雄巨象千尊少，皇帝新衣半件多。
北大荒人谁最健？张惟豪气壮山河。

张惟后来调到福建龙岩地区任文化局长，也是中国作协会员。当他回垦区访问时，专门谈到此事，赞聂老一身铁骨，威武不屈，大声背诵此诗，引为生平一大光荣。

至今，许多老同志还赞扬聂老当年那种威武不屈的正义感。

聂绀弩就在编辑部这座虎林郊外日本鬼子当年扔下的冷屋里杯酒作歌：“北大荒，天苍苍，地茫茫，一片衰草枯苇塘。”写下了真实反映北疆黑土地的原始风貌，豪放浓郁的千古绝唱——《北大荒歌》。除此，在北大荒生活期间，他共写了五十多首以北大荒生活、